



秋去秋来

□张凌云

处暑一过,白露又到了,几场秋雨过后,秋意渐渐浓了。

耳边不由响起熟悉的一首老歌:“红红黄黄叶儿伴我窗,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……”

这是叶倩文的《秋去秋来》。每到秋天,总会想起这首《秋去秋来》。每有提笔的冲动,却是踌躇,怕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,如今20多年过去,终于觉得可以写一写了。

《秋去秋来》是我最早熟谙的流行歌曲之一。不怕人笑话,长于乡下,虽说早先也听过一些港台歌曲,但都是跟着哼哼,曲调歌词经常不准,直至上了大学,买了磁带,对着歌词在录音机里反复听,才有了真正欣赏流行歌曲的感觉。

记得那是一个中午,阳光甚好,寝室里橘黄色的桌上放着盘磁带,录音机里播着听不懂的粤语歌曲。一问旁边正陶醉的室友,是叶倩文的《秋去秋来》。但旋律很美,

又拿过磁带端详,封面上叶倩文一袭米色大衣,映着整洁的桌面,似乎把周围仍有一丝火热的空气都暗淡了下去——这带点淡淡忧伤的音乐,意味着秋天已经浓了,深了。

其实那时大概九月末的样子,气候学上的确是秋天,但我总觉得与这首《秋去秋来》不甚吻合。原因在于这首歌的情境应该是深秋,是黄叶凋落西风渐起的时分,而当时绿叶累累阳光热烈,秋天才露了个头,哪里用得着这份伤感呢?要说心有戚戚,也只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故作深沉罢了。

不过那日听歌给了我极深的印象,或者说是强烈的暗示。是不是我们还不够成熟,听不懂这首歌真正的含义,还是生如夏花之绚烂,人生的秋天还很模糊,远远没有来到?

带着这样的感觉,一岁岁秋去秋来,我也从锦瑟华年走到了知天命之年。当青春已成往事,再次想起这首《秋去秋来》,竟在感慨万端中无语凝噎。鼻息隐隐感到发酸,

却掉不下泪来,只有默念朱自清《匆匆》里的那句话:“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?”

中国素有悲秋的传统,年轻时认为那是古人无病呻吟,读此类古诗词颇不以为然,宁可喜爱刘禹锡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慷慨豪壮,到头来却也难以免俗。不过,我不认为这是单纯的悲,而是省,悟。

反省,躬照自身。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,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有时候,当我沉浸于《秋去秋来》的情境,不自觉地会回到过去,回到那个阳光灿烂的中午,但只是瞬间而过,随即回归现实,顿时有种猝然梦醒,惊悚而立的感觉。回不去了,而现在的自己,亦

是庸碌无为,平淡度日,回想当年的豪情壮志,满怀憧憬,岂不当于汗涔涔而下?

醒悟,以及鞭策。一曲少年锦时的吟唱渐行渐远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唯有从回首往事中汲取力量,方不负春秋代序天道轮回。听着《秋去秋来》的旋律,在这寒凉尚未侵袭,暑气仍然浓郁的时分,让身体内不曾停歇的马达,鼓足带着夏天余温的勇气,沿着或犹豫或中断,或一懈怠便不可收拾的目标奋力向前,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。

“又是凉的秋,愁无尽的秋……”又一季秋去秋来,而我已经释然,因为我听到一抹不变的亮色,那是永远明净的橘黄,和当年的阳光一般,照耀着我们青春不败的印记。



每个当下有每个当下的喜悦。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,都可以靠小小的喜悦活下去。生活的诀窍,在于发现很多小小的喜悦。



厨房里的父爱

□张琴妹

自打我有记忆起,父亲的厨艺就很好,他凭借自身的悟性和刻苦的钻研,考取了二级厨师证,是我们村有名的大厨。乡亲们但凡有什么红白喜事,都喜欢请父亲去掌勺。

年幼时,父亲忙于工作,家里的一日三餐多由母亲打理。然而母亲的厨艺与父亲相去甚远,她炮制饭菜虽然辛苦,却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的味道。所以,父亲在家的日子,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刻。因为哪怕是寻常的食材,经过父亲的巧手烹调,也能变成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,让人吮指回味。每次父亲下厨的时候,我总喜欢在他身旁看着。除了因为他娴熟的炒菜动作是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,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偷嘴。

父亲将食材倒入锅中,油花迸裂的“滋滋”声随之响起,父亲麻溜地掂勺翻炒,锅里的菜在腾起的火光中上下翻飞,阵阵香气便乘坐着空气的船只,划进了我的鼻翼里,真叫人垂涎欲滴。一道菜炒好装盘,我便急不可耐地伸出手,抓起来就往嘴里塞,全然顾不得烫。父亲一笑,继续炒他的菜。见此,我的胆子愈发大了起来,吃得也不亦乐乎。直到母亲进了厨房,数落我几句后将菜端走,我则继续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下一道菜。待最后一道菜出锅,我第一时间盛饭上桌,开始大快朵颐,直吃到肚子滚圆,这才作罢。

时光是只橹摇的船,咿呀呀呀,咿呀呀呀,这边还没注意,它已摇过一片水域去了。长大后,我在城里安了家,整日为了生计奔波劳碌,平时难得回娘家一趟。遇到节假日要回去,父亲总要提前在电话里询问我想吃什么菜,他好提前做好准备。无论工序多么复杂,过程多么辛苦,父亲总会尽力满足我。离家之前,父亲还要给我备上许多好吃的带上。这个袋子里装白斩鸭、卤味,那个袋子装肉丸子、灌肠,直至塞满小车后备厢。看父亲那架势,恨不得把他自己,也塞到袋子里,让我带回城。

周末,我带着老公和儿子回娘家,父亲照例下厨做了一大桌子我们爱吃的菜。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饭时,我无意间瞥见父亲伸出去夹菜的手竟哆哆嗦嗦厉害。我这才意识到,父亲已是年近耄耋的老人了,早已不复那在灶前干净利落颠锅抡勺的年轻模样。以前我总以为,山不朽,水长流,父亲永远是那个父亲,永远有着饱满的爱,供我吮吸。而事实上,父亲犹如一棵老了的树,在不知不觉中,他掉叶了,他光秃秃了。想到这里,我眼眶里溢满了泪水,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的窘态,连忙低头假装吃饭……

父亲的爱是厚重的,虽不曾说出口,却深藏在那个既狭小又闷热的厨房里。父亲在勺子的挥动间不遗余力地流露着的是对女儿的爱,那不再灵活双手里生出的是最细腻的柔情。这份父爱让我泪流满面。我想,厨房里的烟火气,定是人间最绵长的滋味了!



俏皮话

●唉……这人要是没一没正形,连头痛都是偏的。
●不能因为咱俩有点过节,你就把我当节过啊。
●我这人不懂音乐,所以时而不靠谱,时而不着调。

点名

课堂上,老师点名:“小强!”
“到!”
“张坚!”
“到!”
“赵阳!”
“到!”
突然,老师自言自语:“噢,拿错点名册了!”
班里立刻鸦雀无声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360°

无声咖啡馆

□陆小鹿

周末黄昏,出门吃饭的路上,偶遇一间咖啡馆。我平时很少喝咖啡,但这间咖啡馆的名字很特别,吸引了我的好奇心,于是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无声咖啡馆,透明窗户上用蓝色贴纸贴着两排字:“一同助力关爱心智障碍人士平等就业”“无声咖啡师充满爱的咖啡”。

吧台边站着一个阳光小伙。见我进来,朝我展颜一笑。他长得可真帅气,只可惜他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。

他把咖啡菜单递到我手里。我指了指短笛拿铁。他即刻拿出一个平板电脑,用笔写了四个字:只有热的。

我点点头。我明白他的意思,是的,我要一杯热的短笛拿铁。

然后,他又拿出两只杯子,一只玻璃杯,一只纸杯。我想他的意思是不是在询问我:是堂食,还是带走?我选了纸杯。小伙子开始制作咖啡。

咖啡馆面积并不大,只安置了两张小桌子。等待的时候,我注意到吧台上竖了个小程序,上面写着:“嗨,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如果我说话的态度生硬,或者不能及时应答您,请多理解,这是阿斯伯格的特征。但是我会真诚为您服务,用心制作每一杯咖啡和饮料。感谢您的理解和包容!”

阿斯伯格,应该指的是阿斯伯格综合征,它是一种自闭症障碍,这类患者的主要特征是社交沟通困难。我即刻明白了,这间无声咖啡馆的服务生,不仅有聋哑人士,还有自闭症患者。

吧台边还挂了一张图片,画面中画有一只四指并拢的手,在大拇指的上方,标示了一个上下活动的指示箭头,旁边写着“谢谢Thank you”。这应该是画给顾客看的,表示“谢谢”的手语是弯曲大拇指。

于是,我朝阳光小伙弯了弯大拇指,当他把咖啡递给我之时。他笑得更加灿烂了,他真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小帅哥。

看到他,不由想起一部聚焦聋哑人世界的电影《听见女孩》,片中有一个持续一分钟的默声镜头。这十分钟里,我的眼睛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合唱团在表演唱歌,可是耳朵里却什么声响也听不见,让人无比抓狂。初始,我以为是耳塞出了问题,后来才认识到导演采用这样的拍摄手法,是想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到聋哑人的感受,也让观众充分理解聋哑残障人群生活的不易。

确实不易。一般人能通过听奶泡机的声音,来判断牛奶的加热和打发情况,但是聋哑人士只能用手去感受温度,用眼光来判断奶泡的打发程度。他们要成为一名咖啡师得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
拿着咖啡走出无声咖啡馆时,我的心里感慨万千。隔着窗户我又望了望吧台边的阳光小伙。此刻,他正站在电脑前看着什么。突然觉得,这个咖啡馆的存在太有意义,它能让残障人士被人们看到,体会到自食其力的成就感。

人们也无需用同情的目光去看他们,取而代之应对他们多一份尊重、包容和关爱。就像我眼里的阳光小伙,他不需要同情,他长得那么帅,他的眼睛可以读文字,他的手可以写文字,他也可以用微笑来代替言语,他的咖啡拉花做得那么漂亮,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咖啡师,不逊于我们在其他任何一家咖啡店里看到的咖啡师。

花草跟人一样,有不同的性格。每当我我坐在花草中间的时候,就会觉得跟一群不同性格的草木朋友对坐交流。它们有的热情开朗,有的沉默寡言;有的豪爽大气,有的娇羞柔软;有的强势张扬,有的低调内敛……我与花草们展开了一次热烈的对话,同时花草与花草之间也在积极交流。它们好像也会因为某个问题争论不休,比如春天的雨里为何总带着甜味,或者秋天的风中裹挟着怎样的浓香。它们还会因为谁占的地盘多而被群起攻之,大家都说它抢了别人的阳光雨露,它却说阳光雨露谁都有份,它只是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。

总之,花草的江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。它们并非全都与世无争,活得淡然悠然。比如我面前的这盆长春花,堪称敬业的楷模。从春到秋,从秋到冬,它不停地开呀开,没有一天不开花的时候。每天看到它花朵满枝,有时候也会替它感觉累。可是它好像一点不觉得,精神抖擞的样子像个永远都打不败的斗士,连时光都对它无可奈何。常说的“花无百日红”呢?它在我家开了何止百日?都无数个百日了,还在不停地开。而在这无数百日里,旁边的仙人球一朵花都没开过。

它在一旁臊眉耷眼的,有时还会冲长春花翻个白眼,吐槽它开得让人烦。不过仙人球也有自己的追求,它期待着有一天开出惊艳的花朵,一鸣惊人,但是未来的事谁敢说呢,谁能保证它将来开花一定会惊艳四座?



不过花草的江湖可比动物和人的江湖温情多了,虽然有争执,它们之间并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。我见过暴风雨中的花草,那是在老家的小院里,暴风雨来了,花草们开始战栗。高大的花草害怕被拦腰折断,细弱的花草害怕被连根拔起,它们在暴风雨中摇摇摆摆。那样的时候,花草们结成了同盟,它们手挽着手互相鼓励:“伙伴们,挺住,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!”有弱小的花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,粗壮点的花草还及时给它们依靠的肩膀。冰雹突然而至,噼里啪啦砸下来,花草们的呼喊更加热烈了:“伙伴们,撑住,加油!”待到风停雨歇之后,它们重新抖擞起精神,骄傲地站立起来。

花草的江湖,没那么多恩怨恩怨,但各自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。所以花草们才呈现不同的性格。植物学家从外部特征、生长习性等角度研究花草,我们一般人喜欢以自己的视角揣测花草。说到底,其实花草的江湖都是人赋予的,或许它们本没有那么复杂。不过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,花草的世界才更加精彩。它们有了人的性格,有了人的情绪,还可以帮助人表情达意,寄托各种各样的情感。人与花草,

新世说

西红柿的诱惑

□彭梦宇

等西红柿茎粗苗壮,还要除去争夺养分的野草,眼看着花开花谢,好容易结出了果实,又担心被不知名的鸟儿给啄了。越是看着西红柿长大,打它主意的念头越是强烈。即便满眼都是青西红柿,瞅着哪个个头稍大一点,就忍不住摘了往嘴里塞。可没来得及尝鲜,又迅速吐了出来。如果说青春是苦涩的,那么青西红柿就是青春最完美的注脚。青西红柿,不适合生吃,就想着法子吃,比如清炒。

看到这里,或许有人惊呼,青西红柿有毒,吃了对身体有害。这很有点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意味,在缺衣少食的年代,只要吃不死人,有什么是不可以吃的。反正在我记忆里,清炒青西红柿酸酸的,嫩嫩的,开胃又开怀。西红柿都是渐次由青变红的,一场小雨过后,突然多了几个鲜红圆润的果子。欣喜之余,高兴地摘下来,小心去掉薄皮,狠狠地咬了下去。汁液迸发,厚实的肉质裹着粒粒甜蜜,充饥又解渴,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。如果家庭条件好,放进井水里冰一会儿,切片后加点白糖,那感觉就更加凉丝丝、甜滋滋。

西红柿采摘要及时,稍微偷下懒,加之风起云散,很容易落果腐烂。不过有了顽童们的一路扫荡,这种情况并不多见,只是篱笆门经常大开,常有鸡鸭鹅进去捣乱。可惜,虽然现在西红柿一年四季不断货,但都是大棚里种植的,甚至还有还打了催熟剂,完全没有自然熟的那种口感。

跟老婆结婚前,她信誓旦旦说会烧菜,闹了半天只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。结婚这么多年,我前不久都还在手把手教她如何做西红柿蛋汤。如果少了西红柿,女人们估计更难进厨房了,即使主动进去了,肯定也只是嚷嚷:刚买的番茄酱放哪了,还不帮忙找找?

在这方面,我的记者同事们就强多了。有段时间,走基层的稿子很多,都是接地气冒热气的那种。正准备专门开个大会表扬一番,没想到有人一语道破天机,说您是不不知道,现在西瓜熟了桃子也熟了,还有小西红柿也马上就要上市了。小西红柿我是吃过的,品种有很多,大多是无土栽培,个个玲珑剔透,口感纯正,价格也不菲。都说记者鼻子灵,哪知嘴巴也不离,比我这个长期坐办公室的有口福多了。

想想也不奇怪,没有脚力,谈何眼力,不饱眼福,怎能饱口福。现在美食很多,如果能有劳作的体验参与进来,那将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。正是见证了西红柿的过往,也接受了西红柿的改良,挑剔的味蕾总残留着西红柿的味道。西红柿除了生吃,除了煲汤,除了炒鸡蛋,更多时候是用来做配菜甚至是配料。以面食为例,在我的家乡,都忘不了放些西红柿块块。如此操作,抛开营养因素不说,大抵有增色解腻的作用吧。反正是有了西红柿的加盟,日子瞬间变得小资起来,即便喝个面汤,动作都不自觉地变得优雅起来。